學校禮

常變通攷 十四

常變通攷卷之二十七

學校禮

學名 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朱子曰辟與璧同廱和也天子之學水旋丘如璧故謂之辟廱頖亦作泮諸侯之學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宮

○明堂位魯之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註庠魯謂之米廩虞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註術讀爲遂國有學註門側之堂謂之塾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左右師坐於兩塾民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

○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朱子曰校序庠皆鄉學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

○文獻通考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

也周之辟廱卽成均也東膠卽東序也瞽宗卽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鄭氏釋王制謂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毛氏釋詩謂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孔穎達曰禮註解其義詩註解其形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小學也

敎法

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鄕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註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敎於閭里耰鉏已藏祈樂已入註祈樂當爲新穀歲事已畢餘子註餘子猶衆子也古者適子恒代父而仕也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八

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註立春學止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註上老大師庶老少師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註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明七敎以興民德註七敎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齊八政以防淫註八政衣服飲食事爲異別度量數制事爲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勅律反惡命鄉簡不帥敎者以告疏鄉大夫皆司徒統領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

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註將習禮以化之朝猶會也鄉謂飲酒也疏就州學習射就黨學上齒習射習鄉各在一處不得同日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註覩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不變移之郊如初禮註郊鄉外也稍出遠之又爲之習禮於郊學不變移之遂如初禮註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不變屛之遠方終身不齒註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註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習禮則爲成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註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崇高尚其術以作教也疏敦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敎以詩書註春夏陽也樂詩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疏春敎樂兼有禮秋敎禮兼有樂夏敎詩兼有書冬敎書兼有詩但逐其陰陽以爲偏主也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註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將出學小胥大胥註樂官屬也小樂正簡不率敎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註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不變王三日不擧註去食樂重棄人屛之遠方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註司馬夏官卿主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司馬辨論官材註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註各署其所長論定然

後官之○學記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註中間也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一年視離經註斷句絕也辨志註別其心意所趣向也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國語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註士講學道藝者閒燕猶清淨也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大戴禮帝入東學上

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大傅大傅罰其不則註法也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註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此王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

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方（註辨五方之名）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異者移國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程子看詳學制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回禮部狀延天下道德之士學）

者所習式首長貳以下尊禮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處之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謂太常瑗張晉作載部推官雍之輩所居之御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爲樸樸有如此之人至于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於式之意延請居于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遠也不獨學者得以辭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講已既上求古之人復博求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如此待之即爲尊禮所謂供億只是灑掃堂室供給飲饍學錄專主所貴整肅不須更立條目待賓吏師體皆相類無人則虛理自當爾只於一處立文自可見矣

○朱子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

改過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審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

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愼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退溪先生伊山院規一諸生讀書以四書五經爲本原小學家禮爲門戶遵國家作養之方守聖賢親切之訓知萬善本具於我信古道可踐於今皆務爲躬行心得明體適用之學其諸史子集文章科擧之業亦不可不爲之旁務博通然當知內外本末輕重緩急之序常自激昂莫令墜墮自餘邪誕妖異淫僻之書並不得入院近眼以亂道惑志一諸生立志堅固趣向正直業以遠大自期行以道義爲歸者爲善學其處心卑下取舍眩惑知識未脫於

俗陋意望專在於利欲者爲非學如有性行乖常非笑禮法侮慢聖賢詭經反道醜言辱親敗羣不率者院中共議擯之（案立學設教無中外之殊故此兩院規不別見於書院而附於此）

禮記 祭義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主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註皆學名也四代相變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

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在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其立鄉學亦如之疏養老必於學者敎孝弟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疏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者爲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凡四又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夏大合樂天子視學必遂養老總爲七也燕禮者脫屨升堂殽脀折俎而無飯其牲用狗行一獻之禮坐而飮酒以至於醉貴燕安也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飮依尊卑而爲獻取數畢而已致敬鄉也食禮者有飯而享太牢酒設而不飮以食爲主重簡質也周人修三代之禮而兼用以養老春夏用虞夏禮秋冬用殷禮文極備也

○內則凡養老五帝憲註憲法也法其德行三王有乞

言註有讀為又又從之求善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
記之為惇史註史惇厚者也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
微其禮註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皆有惇史○文王世子適東序
釋奠於先老註疏周立大學於東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天子尋常視學則於東
膠中惟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則既視學畢然後適東序養老之處親釋奠於先世之老既畢遂設三老
五叟羣老之席遂設三老五叟羣老之席位焉註三老五叟各一人皆年
老叟事致仕者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羣老無數以鄉飲酒言之
三老如賓五叟如介羣老如衆賓疏蔡邕以叟字為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為三人五叟為五人適饌
省醴養老之珍具註親視其所有也○朱子曰珍謂八珍淳熬之屬遂發詠
焉退脩之以孝養也註發詠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禮獻畢而樂
闋○後漢書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上辛辟雍初行

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叟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五叟亦如之不杖註都謂都袍也以綿裝衣曰紵袍褻衣也玉杖長九尺刻玉爲鳩置之杖端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叟於大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屛交禮道自阼階註道讀曰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註哽食畱咽中老人每食多哽故未食前祝之使無哽也噎者食窒氣不通也於己食後祝之使無噎也五叟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三老五叟

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
四十斤註天下三老謂鄉縣之三老 ○開元禮仲秋之月擇吉辰
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大學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
座於學堂東序西向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次席黼純 設三老座於
西楹之東近北南向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
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焉皆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 設衆
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皆蒲筵緇布純加莞席玄帛純
若三品以上莞筵紛純加藻席凡五品以上致仕者爲國老 設庶老座於國老之
後皆蒲筵緇布純六品以下致仕者爲庶老 太樂令展宮懸於庭設登歌
於堂上設罇於東楹之西北向左玄酒有坫以置爵 所司先奏
定三師致仕德行年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

叟尚食先具牢饌鑾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
叟於其第三老五叟俱服進賢冠具服乘安車前後
導從如常禮國老庶老有司先戒之鑾駕既至大學三老五叟
及羣老等俱赴集太常少卿引立於南門外之西東
面奉禮引羣老於三老之後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降迎三老於
門內之東西面皇帝立定樂止三老五叟皆杖各二人夾扶
左右太常少卿引導惇史執筆以從三老入門舒和之樂
作立定樂止三老五叟立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羣老立於其後
皇帝再拜三老五叟去杖攝齊答再拜皇帝揖進三
老在前五叟從仍杖夾扶如初至階皇帝揖升俱就
座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再拜皇帝西向

再拜五叟五叟答再拜休和之樂作三老五叟俱坐三公設几九卿正履設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樂止皇帝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尚食奉御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叟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國老庶老皆食皇帝即座太樂令引工升奏部和之樂三終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聽受敦史錄善言善行事終二舞作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少卿及奉禮引導如初皇帝從降階太和之樂作逡巡立於階前樂止三老五叟出舒和之樂作出門樂止皇帝升立於階上侍中前奏禮畢

【問】問大成殿在學之西莫是尊右之意否朱子曰

未知初意如何本朝因仍舊制○集禮漢世京師未有夫子廟後魏太和十三年立孔子廟于京師唐高祖武德二年於國子監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以四時致祭貞觀二年房玄齡建議云武德中釋奠于大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故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從請停祭周公升夫子爲先聖以顏回配享從之○開元二十七年詔曰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旣有殊豈宜依舊宜夫子南面十哲等東西行列侍宋徽宗崇寧中詔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爲名元太祖置宣聖廟于燕京北齊令郡縣立孔顏廟唐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宋元仍唐制大明皆如舊制○麗史國初肇立文宣廟於國子監建官置師睿宗廣置學舍選名儒爲

學官博士○忠烈王甲辰贊成事安裕憂學校日衰建請置國學且出家財助送中原畫先聖及七十子像購祭器樂器六經諸書以來

先聖位號 集禮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哀公誄之稱曰尼父漢元始謚曰褒成宣尼父後魏改謚文聖尼父後周追封鄒國公唐太宗詔尊爲宣聖尼父高宗追贈太師封隆道公玄宗追謚文宣王宋眞宗加謚玄聖文宣王五年改謚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謚大成至聖文宣王○皇明續名臣錄成化中夏寅奏云孔子實萬世道學宗主宜稱先聖不當稱帝稱王弘治初程學士敏政議與寅同嘉靖十年詔天下去大

成至聖文宣王號通稱至聖先師孔子四配十哲兩廡諸賢悉去宋時封爵俱稱先賢○言行錄中朝去文廟追崇之號改題先聖先師朝廷亦有欲遵是制者先生曰聖人之德雖不以封贈而有所加損然尊以是號世代已久程朱大儒亦無異議而一朝削去實所未安今此舉措何可輕議

配享

通典魏正始中祠孔子以顏回配北齊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爲先聖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用賈逵總二十二人與

顔回俱配宣父於太學並爲先師○朱子曰孟子配享乃荊公請之配享只當論傳道合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配○集禮宋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居顔子之次咸淳間又以曾子子思合顔孟爲四配

從祀 開元禮釋奠于先聖先師顔子等七十二賢從祀配神○論大成從祀因問伊川於毛公不知何所主而取之朱子曰程子不知何所見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像大槩好問退之一文士耳何以從祀曰有闢佛老之功○集禮後漢明

帝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章帝安帝因之此弟子從祀之始也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從祀廟庭開元八年以十哲爲坐像享于堂上七十子及二十二賢畫圖于壁宋元豐間又以荀況揚雄韓愈從祀于左丘明等之次理宗淳祐初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景定中復加張栻呂祖謙度宗咸淳初又加司馬光邵雍元武宗至大間復以許衡從祀○皇明續名臣錄嘉靖十年黜去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卿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從祀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于其鄉后蒼

王通胡瑗歐陽脩西人增入從祀○文廟享祀錄中廟朝以鄭圃隱從享西廡光海朝以金寒暄趙靜庵李退溪從享東廡鄭一蠹李晦齋從享西廡　肅廟朝以宋朝六賢陞配殿內

塑像 通典北齊張憑曰學堂舊有聖賢之像○唐開元八年勅改顔生等十哲爲坐像悉應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二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十哲等東西列侍○朱子曰塑像如開元禮則無之想當時初加夫子王號卽內出衮冕以被之則爲有像不知何故牴牾如此豈所修禮

書亦姑以存古而實未必行耶而韓退之劉禹錫諸廟學碑亦皆言有像本朝則固有之久矣○古禮無塑像只先聖位向東○佔畢齋集景泰乙亥余省嚴君于星州入禮夫子廟見大聖以下四聖十哲皆塑以土如入古寺見千歲偶人余愕然不敢指視大聖大賢如有靈其肯依此而受享乎於是咎始作者之無稽書此賦俾改以木主云何於穆之淸廟塼泥土而肖像嗤聖神之履運煥頹制之復古妥木主以釋菜用以彰夫貽報何必重夫改作尚因襲乎前圖亟徹土塑返黃祇兮明告君子余言不欺

位牌 朱子曰宣聖不當設像只設主祭可也○皇明

通紀林鶚知蘇州蘇學廟像歲久剝落或因加修飾鶚奮然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邪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坐正不如此也於是並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丘氏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自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所謂像設也不知祀吾孔聖何時而始爲像後世莫覺其非亦徇其教而爲之郡異縣殊長短豐瘠不一其像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皇明續名臣錄嘉靖

十年詔天下毀去塑像代以木主案木主必有尺寸之制而嘉靖所降指揮未有考當更詳

位版不用粉面 靈山校生問此邑五聖位版前面用粉而他邑則不用粉云然則當洗滌而改題耶寒岡曰昔於某年間朝廷命列邑鄉校洗滌位版粉面而改題不知其時貴邑緣何不隨他改題耶會有朝命則今洗滌改題無妨也然則恐不可無告祭也

釋奠 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註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也若舜命夔典樂敎冑子是死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於學宮中○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註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

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不言夏夏從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通典唐武德二年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初以儒官自爲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于先聖又州縣釋奠亦博士爲主許敬宗奏曰秦漢釋奠無文魏氏則太常行事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爲主全無典實在於臣下理不合專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州學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主簿及尉通爲終獻循附禮令以爲永制開元禮若有故並以次差攝○開元禮釋奠于太學孔宣父爲先聖顔子

爲先師凡九十五座諸州惟祀先聖先師○集禮祀國學中書省臣初獻翰林學士亞獻國子祭酒終獻其禮樂悉如前代之制

時日 開元禮國學釋奠儀仲春仲秋將享館司先申享日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文獻通考宋子釋奠儀州縣以春秋二仲上丁釋奠至聖文宣王前一月撿舉關所屬排辦前期行事執事官集肄儀祝習讀祭文及視幣贊者分引行事於講堂訖退

齋戒 開元禮凡應享之官及諸學生等散齋三日致齋二日五禮儀守衛廟門者各於本司清齋一宿工人二舞清齋一宿於禮曹前一日質明會集亭所肄儀○釋奠儀前五日應行事官執事官散齋三

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署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五禮儀前二日皆沐浴更衣）致齊二日一日於廳事其一日質明赴祠所宿（五禮儀淸齋所行之路不得見諸凶穢衰絰其哭泣之聲聞於齋所者權斷）唯釋奠事得行其餘悉禁獻官各以州縣長吏（闕以次官充）已齊而闕者通攝行事其陪位諸學生皆齊於學館（五禮儀凡散齊聞大功以上致齊聞朞以上喪及疾病者並聽免若死於齊所同房不得行事）

陳設 開元禮前享三日設獻官以下次於齊坊前享二日太樂令設軒懸之樂於廟庭又爲瘞埳於院內堂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前享一日設三獻位於東門之內道北執事則道南西向北上又設望瘞位

於廟堂東北當埋埳西向設御史位於廟堂之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設奉禮贊者位於埋埳東北南面東上設協律郎位於廟堂上前楹之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北向設館官位於樂懸之東當執事西南向設學官位於懸西當館官東向設學生位於學官館官後有觀者於南門內道左右相對爲首設三獻門外位如常儀館官學官位於獻官東南北面以西爲上○釋奠儀前三日有司設行事執事官次於廟門外隨地之宜釋奠日丑前五刻設揖位於廟南門外初獻在西東向亞終獻及祝在

東西向北上祝位稍却○新潭本註據儀禮主人出入門皆由闑東賓皆由闑西今揖位初獻西亞終獻東誤也又設三獻官席位於殿下東階東南西向北上朱子曰古人神位東向故獻官皆西向拜而今皆南向了釋奠時猶西向拜不知是如何分獻官位其後祝位二於庭中稍北學生位於庭中北向西上設初獻飲福位於東序西向五禮儀設福酒爵肴坫胙肉俎各一於文宣王尊所又設祝位於殿上前楹間西向開瘞埳於廟殿之北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設望瘞位於瘞埳之南三獻官在南北向西上祝在東西向

省饌 開元禮前享二日右校掃內外前一日晡後謁者引司業博士詣廚視濯漑凡導引者每一曲一逡巡贊引引御史詣廚省饌具每事訖各還齋所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

令帥宰人以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牲用太牢二○釋奠儀前三日再滌祭器前二日有司牽牲詣祠所前一日釋奠官帥其屬常服閱饌物視牲充腯詣廚視滌漑訖各還齋所晡後掌廟者掃除廟之內外 案五先生禮說引此儀而前三日先滌祭器前二日再滌

陳設 開元禮先聖先師籩豆各十 籩實以石鹽乾魚乾棗栗黃榛子菱仁芡仁鹿脯白餅黑餅豆實以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魚醢脾析菹豚胉○五禮儀同簠簋各二 簠實稻粱飯簋實黍稷飯○五禮儀粱在稻前稷在黍前 㽅 實大羹 鉶 實肉羹○五禮儀㽅鉶各三在簠簋後鉶居前㽅次之㽅實大羹鉶實和羹加芼滑 俎 太牢 各三凡牲牛羊豕皆升右胖體十一 詳時祭章牲體條○五禮儀俎三二在籩前一在豆前籩前俎一實牛腥一實羊腥豆前俎實豕腥豆右之俎三一實牛熟腸胃肺一實羊熟腸胃肺一實豕

熟肉下牲前羊牛次之其七十二弟子及左丘明至范甯用諸座籩豆各二籩實栗黃牛脯豆實菁菹鹿醢簠稻簋黍俎析分節體升之各一設酒尊之位於廟堂之上先聖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前楹間北向先師罇罍同在先聖酒罇之東俱西上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五禮儀正配位各犧罇二一實明水一實醴齊象罇二一實明水一實盎齊山罍二一實玄酒一實清酒第一行犧罇第二行象罇第三行山罍洗設於東階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設幣篚二各於罇坫之所晡後郊社令帥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升堂者自東階亭日未明五刻郊社令帥其屬及廟司各服其服升設

先聖神座於廟室內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座於先聖東北南向西上席皆以莞未明三刻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實罇罍及幣（以白生絹一長丈八尺）太官令帥其屬實諸籩豆簠簋俎等○釋奠儀釋奠日丑前五刻執事者陳幣篚各一於神位之左（幣以白繒各長一丈八尺）祝版各一於神位之右置於坫（祝版長尺二寸廣八寸梓楸或柏爲之○五禮儀設香爐香合并燭於神位前）次設祭器掌饌者實之每位各左十籩爲三行以右爲上（第一行乾藤在前乾棗形鹽魚鱐次之第二行鹿脯在前榛實乾桃次之第三行菱在前芡㮚次之）右十豆爲三行以右爲上（第一行芹菹在前筍菹葵菹菁菹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魚醢兔醢次之第三行豚胉在前鹿臡醓醢次之○開元禮諸州籩豆各八籩減白餅黑餅豆減脾析菹豚胉○五禮儀州縣同）俎二一在籩前（實以羊腥）

七體兩髀兩肩兩脅并脊兩髀在上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一在豆前實以豕腥七體其載如羊○五禮儀州縣同○開元禮諸州加腊爲三俎又俎六在豆右爲三重以北爲上第一重一實以羊腥腸胃肺離肺一在上端肺三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一實以豕腥膚九橫載第二重一實以羊熟腸胃肺一實以豕熟膚九其載如腥第三重一實以羊熟十一體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脅在中一實豕熟十一體其載如羊實羊在左豕在右○五禮儀州縣無簠二

簋二在籩豆外二俎間五禮儀在籩豆間簠在左簋在右簠實稻粱粱在稻前簋實黍稷稷在黍後設犧尊四象尊四爲二重在殿上

東南隅北向西上犧尊在前皆有坫加勺冪爲酌尊犧尊一實明水爲上尊餘實泛齊初獻酌之象尊一實明水爲上尊餘實醴齊亞終獻酌之○五先生禮說文公正儀式時惟顏孟配享故設犧尊四象尊四今增曾子子思當設犧尊六象尊六○五禮儀州縣同學圖

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太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醴齊

各一尊實明水〇大全增修禮書狀太尊山尊乃是
都共設於殿之前楹其北面容獻官拜跪酌獻非是
逐位之前各設四尊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著尊一實盎齊犧尊
一實醍齊象尊一實沈齊各以一尊實明水壺尊三實玄酒三實三酒明水玄酒皆在上五齊三酒皆以
本處酒充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大全禮書狀北向者太尊二爲一行其南山尊二爲
一行又次南階下著尊二爲一行又次南犧尊二爲一行又次南象尊二爲一行又次南壺尊六爲三行
所謂西上者西實玄酒東實五齊三酒加冪五齊三酒皆設而不酌五禮
儀無太尊以下又設諸從祀位祭器每位各左二籩栗在前鹿脯次
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醢次之俎一在籩豆間實以羊豕腥肉簠一在
籩前實以稷〇五禮儀實以稻簋一在豆前實以黍爵一在籩豆之
間兩廡各設象尊二實以法酒有司設燭于神位前洗二
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

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加坫執罍篚者位於其後

儀注 開元禮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祭服學生青衿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辭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詣東階升堂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謁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學生就門內位未明一刻太常令帥工人二舞入就位文舞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升堂者皆脫履於下謁者引司業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業再拜訖謁者引司業詣東

階升堂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五禮儀糾察不如儀者○案司業亞獻也以有升降糾察之事故先初獻入也訖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

學官以上次入就位案享官以下謂自初獻以下也初獻至此乃入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及學生皆再拜先拜者不拜○五禮儀贊引請執事詣盥洗位盥洗訖各就位齋郎詣爵洗位洗爵拭爵訖置於篚奉詣尊所置坫上○案此以上拜如家祭之參神也其入也各以職事為先後故其拜亦以入之先後然則奉禮及贊者最先入宜先拜而無拜文恐闕誤

謁者進祭酒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興鼓柷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堂下接神之樂皆奏姑洗作文舞之舞樂舞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拜訖各奉毛血之豆立東門外○五禮儀軒架作凝安之樂烈文之舞樂

二成獻官以下及學生再拜三成樂止○軒架無同登歌有詞○案周禮春官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註曰先奏樂以致其神此樂止而拜義或取此若凡祭降神之拜歟

○釋奠儀五

前五刻行事仲春用丑時七刻仲秋用丑時一刻行事執事官各入就次

掌饌者帥其屬實饌具畢贊禮者引初獻常服凡行事執事官皆贊禮者引升自東階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東階點視陳設訖退

就次各服其服學生先入就位贊禮者引三獻官詣廟南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揖次引祝入殿下席位西向立案次引上疑脫贊引三獻官之文贊者對立於三獻之前少定贊請行事凝安之樂作三成止開元禮五禮儀州縣並不用樂下同贊唱者曰再拜初獻以下皆再拜贊者引祝升殿就位五禮儀前三刻執禮帥贊者謁者贊引入自東門先就階間懸北拜位重行北向西上四拜訖各就位贊引引

學生館官學官入就位前一刻贊引引監察典祀官大祝祝史齋郎協律郎入就懸北拜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四拜就位諸執事詣盥洗位盥洗訖各就位齋郎詣爵洗位洗爵拭爵訖置於篚捧詣尊所置坫上謁者引初獻官贊引引亞獻官終獻官分獻官入就位謁者進初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樂二成獻官以下及學生皆四拜先拜者不拜

[illegible]

開元禮太祝各跪取幣於篚立於尊所謁者引祭酒升東階進先聖神座前五禮儀謁者引初獻官詣盥洗位盥帨訖引詣神位前跪執事者一人捧香合一人捧香爐跪進謁者贊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神位前西向立太祝以幣北向授祭酒祭酒受幣登歌作肅和之樂五禮儀登歌作明安之樂烈文之舞作以南呂之均謁者引祭酒進西面跪奠於先聖神座前俛伏興少退西向再拜訖謁者引祭酒進先師首座前北向立奠幣如前儀○太官令出帥進

瘞者奉瘞陳於東門之外○五禮儀上香金如上儀北向再拜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升自東階太祝迎取於階上進奠於先聖及先師首座前太祝與祝史退立於尊所謁者引祭
酒降自東階還位西向立○釋奠儀贊者引初獻詣
盥洗位同安之樂作初獻升降行止皆作同安之樂○案開元禮升降行止有樂唯皇太子爲燕祭酒行事則升降奏樂至位北向立執罍者酌水初獻搢
笏盥手帨手執笏升詣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
樂止明安之樂作搢笏跪祝立於神位之左西向搢
笏跪執事以幣授祝祝奉幣授初獻祝執笏興初獻
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贊者引祝次詣兗國公
神位前北向立次引初獻詣神位前東向立奠幣如
上儀次詣樂平馬氏曰今咸淳三年升配鄒國公沂國公位在兗國公之下合增入下倣此

鄒國公神位前奠幣並如上儀樂止祝復位初獻降階樂作復位樂止

進饌 開元禮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自後酌獻皆奏雍和之樂○五禮儀軒架作豐安之樂饌至階樂止祝史各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饌升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設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

初獻 開元禮謁者引祭酒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祭酒升自東階詣先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祭酒酌醴齊訖樂作五禮儀登歌作成安之樂烈文之舞作謁者引祭酒進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謁者引祭酒少

退西向立樂止太祝執版進於神座之右北向跪讀
祝文(祝文見下)訖樂作興祭酒再拜(樂止○案五禮儀三獻升舞奠爵拜跪見執事辭肯條下)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謁者引祭酒
詣先師酒罇所(酌獻讀祝樂作如前但祭酒北向太祝神座之左西向讀祝○祝文見下)
祭酒再拜謁者引祭酒詣東序西向(五禮儀文舞退武舞進軒架作)
(舒安之樂舞者立定樂止)太祝以爵酌上樽福酒合置一爵太祝
持爵北向進祭酒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
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跪減先聖及先師首座前三
牲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加於俎又以籩取稷黍飯興以胙
肉共置一俎上又以飯共置一籩太祝以飯籩北向
進祭酒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俎進祭酒每受以授

左右跪祭酒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
祭酒俛伏興再拜謁者引祭酒降自東階還位西向
立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
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釋奠儀少頃贊
者引初獻再詣盥洗位樂作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
帨手執笏次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
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至聖文宣王酌罇所南向立
樂止成安之樂作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跪
執爵執尊者舉冪執事者酌犧罇之泛齊初獻以爵
授執事者興執笏詣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搢
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奠爵執

笏俛伏興樂止文引祝詣神位前東向搢笏跪讀祝
文讀訖執笏興先詣配位前南向立初獻再拜成安
之樂作文詣兗國公鄒國公亦同鄒國公神位前東向酌
獻讀祝並如上儀俱復位初獻降階樂作復位樂止

祝辭 開元禮開元神武皇帝謹遣祭酒某封姓名
諸州刺史具官姓名斟酌倣此不用皇帝謹遣之制敢昭告于先聖孔宣父惟
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
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犧齊
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等配坐
尚饗告先師文曰敢昭告于先師顏子等七十二賢
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于先聖孔宣父惟子

箕或服膺聖教德冠四科或光闡儒風貽範千載謹
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
五禮儀朝鮮國王姓諱謹遣臣具官某州縣只稱某州官姓名
敢昭告于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配位先師某國某公伏以道
冠百王萬世之師茲値上丁精禋是宜○復聖公材
蘊爲邦仁全克己萬世景仰是禋是祀○宗聖公三
省功加一貫道傳時祀無斁彌億萬年○述聖公克
承先聖允得其宗其從與享百代是崇○亞聖公敎
明七篇道承三聖廟食于配享祀益永州縣無配位祝
【註】開元禮祭酒將復位謁者引司業詣罍洗盥
手洗爵升酌盎齊五禮儀軒架作成安之樂武舞作無酌爵再拜如初獻儀但不

(詣祝)謁者引司業詣東序西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
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進司業之左北向立司業再
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司業
興再拜謁者引司業降復位○釋奠儀贊者引亞獻
詣盥洗爵洗位升詣酌罇所(已上儀節及酌象罇之樂並同初獻)
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執爵詣文宣王兗國公(鄒國公沂國公)
鄒國公神位前並如上儀(案此下疑脫不讀祝三字)

終獻

開元禮司業亞獻將畢謁者引博士詣罍洗升
酌盎齊(五禮儀軒架作成安之樂)終獻如亞獻儀謁者引博士降
復位武舞止○釋奠儀贊禮者引終獻詣洗升殿酌
獻如亞獻儀

分獻 釋奠儀終獻將升次引分獻官詣盥洗盥手帨手分獻殿內及兩廡諸神位（朱子曰獻十哲者由東階升獻兩廡者由兩廡之階而升）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分獻訖俱復位

飮福受胙 釋奠儀贊者引初獻升階詣東序西向立執事者以爵酌正配位福酒合置於一爵持爵詣初獻之左北向立（五先生禮說祝進立初獻之西東面）初獻再拜搢笏跪受爵祭酒啐酒奠爵執饌者以俎進減正配位胙肉合置一俎（案丰馬氏曰胙俎各減正脊橫脊）又以豆取黍稷飯合置一豆先以飯授初獻初獻受訖以授執饌者又以俎授初獻初獻受（案此下疑有脫誤據受飯以授執饌恐當受俎以授執饌據又以俎）

按初獻亦當又以爵授胙 獻終後有受爵飲節次 爵飲卒爵執事者受虛爵

復于坫初獻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 案開元禮無 終獻畢則受胙

已見上

徹籩豆 開元禮太祝等各進跪徹豆 五禮儀登歌 作凝安之樂

興還罇所 徹者籩豆各一 小移於故處

再拜受胙 開元禮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

再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 已飲福 受胙者不拜 ◯釋奠儀贊禮

者執事者各復位贊唱者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

拜 已飲福受 胙者不拜

送神 開元禮永和之樂作 五禮儀軒架 作凝安之樂 奉禮曰衆

官再拜在位者及學生 五禮儀獻 官以下 皆再拜 [illegible]太祝 各執篚進

神座前跪以篚取幣降自西階詣瘞埳樂一成止

望瘞 開元禮謁者引祭酒就望瘞位西向立奉禮帥贊者就瘞埳東北向太祝以幣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埳東西廂各四人寘土半埳謁者進初獻之左白云禮畢謁者遂引祭酒出謁者贊引各引亞獻以下以次出○釋奠儀贊禮者引初獻以下就望瘞位執事者取幣祝版置於瘞埳贊禮者曰可瘞寘土半埳初獻以下詣南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曰揖禮畢退有司監徹禮饌闔戶以降乃退

執事者辭神 開元禮初白禮畢奉禮帥贊者還本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

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訖贊引引出學生以次出 五禮儀典樂帥工人二舞出祝禮御史皆言謁者引贊引就學北拜位四拜而出○案五禮儀凡拜皆四拜 其

祝版燔於齋坊 案開元禮三獻各行分獻作釋奠儀有分獻從初獻後行一獻作釋奠儀有分獻而開元禮無分獻之文開元禮宗並行於位者受胙在之前而釋奠儀在望瘞之後開元禮禮官以下御御在望瘞之前飲福事徹神在望瘞之後而釋奠儀行徹解神儀並二禮互有異同而此乃承用儀胙行禮其儀解神從開元禮行於從儀飲胙行望瘞當從開儀再拜各行一再拜爲是○下書院齋齋行儀今並

補立學 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 註新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 及行事必以幣 註謂四時釋奠於先師不及於先聖立學爲重故及先聖常奠爲時故禮先師○長樂陳氏曰釋奠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春官釋奠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訊馘必釋奠焉此非時之釋奠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 長樂陳氏曰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 始立學者旣興器用

幣註興當爲釁釁禮樂之器成則釁之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然後釋菜註告以器成有時將用也○龍岡曰聖廟有大事則以禮成祭行之如刱建移建配享從享等事是也禮成祭節目始自宣廟朝故不載於五禮儀聖廟有小事則以告由祭行之如移安還安別告由等事是也告由祭則只祭殿內而不及東西廡禮成祭則祭及東西廡一依釋奠大祭

入學

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註舍即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藻之屬疏按記有釋菜奠幣釋菜禮輕故不及先聖○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註皮弁天子之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也○開元禮皇太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博士公服執事者引立於學堂東階下西面相者引皇太子立於

門外之東西面（不自同於賓客）陳束帛一篚（五匹學生一匹）○壺酒一（壺二斗）脯案（脩一案五脡）於皇太子之西當門北向重行西上將命者出立門西東向曰敢請事皇太子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也不德請皇太子無辱將命者出告皇太子曰某不敢爲儀敢固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請皇太子就位某敢見將命者出告皇太子曰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賜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將命者出告執篚者以篚東面授皇太子皇太子執篚博士降俟于東階下西面相者引皇太子執事者奉壺酒脩案以從皇太子入門而左詣西階之南東面奉酒

脩者立於皇太子西南東面北上皇太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太子還避遂進跪取篚相者引皇太子進博士前東面授幣奉壺酒脩案者從奠於博士前博士受幣執事者取酒脩幣以東相者引皇太子立階間近南北面奉酒脩者出皇太子拜訖相者引皇太子出學生儀同○五禮儀王世子酌獻訖服學生服輔德引立於明倫堂門東西向以下同開元禮王世子階間北向再拜出就便次俟博士改具常服陞堂就坐在明倫堂東壁西向輔德引王世子入門陞自西階詣博士前臨時設席執事者置講書於博士前及王世子前講書釋義訖執事徹案及書輔德引王世子降自西階出

【視學】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註昧爽擊鼓以召衆也徵猶起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註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開元禮視學前一日所司灑掃學堂之內外設御位北壁下南向設講榻於御座之西南向設執讀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設皇太子座於御座東南西向設侍講座於執讀西北東向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西階下皇帝將至祭酒帥學官學生等奉迎於路左學生青衿服執經侍講執讀學官各服公服皇帝升御座南向皇太子及羣官各升座執讀讀所講經執經釋義侍講者就論議座以次論難禮畢○文

獻通考古者天子之視學多爲養老設也自漢以後養老之禮寖廢而人主之幸學者或以講經或以釋奠蓋自爲一事矣○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敎也出征受成也以訊馘告也養老必於仲春季春而簡不帥敎出征受成以訊馘告者無常時其入學也必養老焉

大典通編國恤

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朱子曰國故喪紀凶札之類○補編自初喪至卒哭停祀內喪同內喪在先及小喪則殿下公除後行祭如常內喪練後用樂內喪在先及小喪則卒哭後用樂

大典通編國恤

愚伏曰國忌固重而歸胙之禮亦不可

廢且既不敢食又不以分則是宿肉而褻棄先聖之餘矣至如飲福則初獻官既受神賜於三獻之後今之祭後以次拜飲於堂中而亦謂飲福乃是俗禮雖廢之恐亦無妨

家塾祀先聖

語類新書院(滄洲精舍)告成明日欲祀先聖先師以廳事未備就講堂行禮宣聖像居中兗國公顏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金紙牌子)濂溪周先生(東一)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先生(東二)康節邵先生(西二)司馬溫國文正公(東三)橫渠張先生(西三)延平李先生(東四)從祀(金紙牌子)並設於地先生爲獻官命賀孫爲贊直卿居甫分奠叔蒙贊敬之掌儀鄭曲

長幼分東陪禮畢先生揖賓坐賓再起請先生就中位開講先生以坐中多年老不敢居中位再辭不獲諸生復請遂就位說爲學之要午飯後集衆賓飮至暮散○大全滄洲釋菜儀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凉衫)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座前每位各左一籩(今用漆盤實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盤實以筍菜)設犧罇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瓦尊代)加勺冪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巾東爵西)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

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
師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閱
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
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
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
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
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帨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
盥洗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
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冪酌酒獻官以爵授
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
祭奠爵於籩（此下疑脫豆字）之間俛伏興小立祝詣獻官之

左東向跪讀祝訖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此下疑脫洗字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盞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告先聖文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二月丁巳朔十有三日己巳後學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顔曾氏傳得其宗遠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眞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

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焉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晩逢有道贄鑽歎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隊逮兹退老同好畢來落此一丘尋居伊始援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謹率諸生恭脩釋菜之禮以先師兗國公顔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横渠張先生温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尚饗○農巖曰滄洲之擧惟朱子方能爲之恐不宜率爾輕擧

啓聖祠

皇明續名臣錄嘉靖十年別立一祠設啓聖

公叔梁紇位以顔路曾晳孔鯉孟孫氏配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眉叟曰少典瞽瞍鯀主癸未聞以生聖人而報食者禮之不當祭者不在祀典而瀆祭之非禮也叔梁氏啓聖之號蓋始於元非古典也○南溪曰所謂啓聖廟出於金履祥熊禾其添以程珦朱松則出於程敏政其附以蔡元定則出於張孚敬大抵皆以明倫爲言然吾夫子旣以萬世大聖當中主座實有春秋大一統之義其爲配從者有不得伸其私尊濂洛諸賢終未有一言者似亦爲然也俗儒之見拘攣穿鑿好爲生事每多如此

　大全廬山白鹿洞書院元係唐朝李賓客渤舊

隱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教授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白鹿洞學徒常數十百人望賜九經詔從其請○年譜淳熙戊戌差知南康軍己亥得白鹿書院故基喜其山水清邃眞羣居講學之所復建書院而言於朝請賜勅額及賜九經詔皆從焉又捐俸買書以益之及置田以贍來學者歲月告成率學徒釋奠于先聖先師以落之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文獻通考宋興之初天下四書院（白鹿洞石鼓嶽麓應天府）最著是時未有州縣之學先有鄉黨之學蓋州縣之學有司奉詔旨所建也故或作或

輟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規後隨皆務興起後來所至書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錫教養之規往往過於州縣學○退溪年譜白雲洞在小白山下竹溪之上乃前朝安文成公裕故居也周世鵬爲郡守始刱書院于其處祀文成且爲諸生遊學之所嘉靖戊申先生授豐基郡以爲東方舊無書院今始創見然教不由於上則恐遂廢墜上書監司請轉聞于上依宋朝故事頒降書籍宣賜扁額兼給土田臧獲使學者有所依歸於是賜號紹修書院頒降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等書書院之興始此○上方伯書夫自王宮國都以及列郡莫不有學

顧何取於書院而中國之所尚如彼何哉隱居求志之士講道肄業之倫率多厭世之囂競抱負墳籍思逃於寬閒之野寂寞之濱以歌詠先王之道靜而閱天下之義理以畜其德以熟其仁以是爲樂故樂就於書院其視國學鄉校在朝市城郭之中前有學令之拘礙後有異物之遷奪者其功效豈可同日而語哉由是言之非惟士之爲學得力於書院國家之得賢亦必於此而優於彼也○栗谷曰書院之設本爲藏修而兼寓崇德報功之典故必求鄉先生可爲後學矜式者立祠致敬以興起多士希賢之志焉

廟宇位置

朱子曰學中州州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又立

陶靖節劉凝之父子李公擇陳了翁祠周祠在講堂西五賢在東○嘗欲於雲谷左立先聖四賢配右立二程諸先生○間廟與堂雖相直而高下懸絕似無背坐未安之礙西厓曰地勢雖下背坐終是未安易東旣經先生指定其制必不苟姑從易東之規近東無妨

附錄 大全景行堂記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今知縣事邵侯浩又益以諫議大夫毛公贈朝請郎毛公更其扁曰景行之堂夫昔人之祠之也得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目而不使後人有勉慕跂及之思識者猶或病之今邵侯乃能增益之且易其名擴其限以示

其若有待於來者不亦疑其人之備而待其人之遠乎○退溪曰祠名名以三賢似好但古人以限數名堂爲無待後來之意非之此不可法也今只以景賢之類易之何如

主享配享從享位次

大全徽州婺源縣學祠在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向以侑焉○退溪答盧仁甫書金先生以 先朝追獎之意推之斷然以爲近世道學之宗也其視二李公各取其一節以爲鄉賢之可祭者其德業風聲旣有不同而所以尊崇之者亦不能不殊歸矣如是而同祀同享恐未免尚論者之識其後也○三賢

位次來亦引荀況等居宋元諸大儒之上之例以證之此固然也然事體則有不同者蓋旣正文宣王主位四聖十哲配位則宋元諸儒皆在從祀之列雖如荀況輩居上其尊崇道學之意自若也與此只祀三賢而無分別者無乃不同乎又云古之祠廟有並祀許多人者豈可擇其學之純駁而祀之此亦然也衢州景行堂祀鄉賢五人而逸平徐先生亦在其中然亦與此事微有不同者彼則但爲祀賢而此則有書院故也大抵學校之設誰非爲道學而在書院則爲道學之意尤專如不得其人則已幸而得其人乃泛然不爲表異則無以見崇重道學之意也○與黃仲

舉書祠位何定妄欲寒暄爲上兩李文之皆定南向之位而寒暄文烈兩坐之間隔以屛障使各自爲尊而不相降壓案從以地名川谷中祀程朱配以寒暄別爲之烈以下立廟○問廟中位次以中爲尊古無此說而創於皇朝帝王廟亦伏羲居中其得失非敢論然禮曰席南鄕東鄕皆尚右西鄕北鄕皆尚左古人之座皆從一頭排起一二三四循此而坐至於太廟合享之坐雖太祖居中而此非一行之坐今作一行南嚮之坐於北壁下而以中爲尊則旣不應禮經尚右之文又非太廟昭穆之坐今從宋子神坐尚右以西爲上之說爲定如何西厓曰皇朝諸儒之議皆以中爲是然其合義與否未可知從朱

子尚右之說以西爲上無妨○問從享位設於東壁否神道以西爲尊而大成殿奉安四賢以東爲上云何以處之寒岡曰大成殿奉安四聖昔則列安於東一行而虛其西位其東西分配乃後日之規今旣曰從祀則似不當援文廟之四聖恐合奉安於東南北向也不然東壁之南偏西向亦不甚妨○愚伏答盧江士林問目只依文廟坐次豈容他說但四聖之坐當初皆在東壁爲一行後因殿宇不能皆爲大間架遂分東西坐今奉兩先生作一行于東壁未知如何然分坐亦穩○南溪曰文定書院以子寅寧宏從子憲配右父子同院父主子配者東瀛書院祠朱子以勉齋北溪配

（右師弟同院師主弟配者此皆文師爲主者主配之常法）河東書院祠程太中二
程景溪書院祠朱子父子（考亭則韋齋別廟○右父子同院而並享者）屛
山書院祠劉子翬朱子劉珙四賢書院祠何基王柏
金履祥許謙（右師弟同院而並享者主配之變例）滄洲書院從祀康節
横渠位在二程之下（邵張乃二程之先輩）泰亨書院祠朱子以
高登北溪配（高登卽朱子之先輩○右專以道德爲主者祠賢之正法）雙峯書院
祠楊時廖剛朱子廖德明（右專以時世爲主者祠賢之或例）南康軍
西立濂溪祠東立五賢堂（右一宮中分爲二廟者以軍學爲主）永嘉書
院中奉宣聖像東室祠伊洛諸儒西室祠鄕先賢浩
溪書院中祠宣聖左祠元結顔眞卿（右一宮中分爲三室者以宣聖
爲主）

位版

問二先生伊川朱子位版長廣寒岡曰二先生位版則用殿內從祀十哲之式金先生位版則用東西廡從祀之式○問月川從享時位版或云月川於先生有師弟之分旣爲歷尊當直書工曹參判橫城趙某或云雖曰歷尊以後學尊師之道言之則直書姓名未安似當書月川趙先生云何以則可乎曰朱子於三先生祠歷稱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蓋雖師弟之嚴而道尊德并今恐不可援以爲禮也今大成殿除四聖外諸從祀皆書姓名此亦不可比擬作式恐只合書曰月川趙公也如何位版制度若先生位版與十哲制度同則今與從祀制

度同之如何蓋旣曰從祀則恐不得不有差減之宜也○愚伏答廬江士林問目配享固重施之於兩先生則恐無過重之疑全無差別果似未安然于朱子立濂溪祠於南康配以兩程而其祭濂溪末段曰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享云云據此則當時位版亦書先生無疑矣兩程於濂溪雖道德齊等其爲師弟則固矣而不嫌並稱況滄洲精舍釋菜于先聖而濂溪以下皆稱先生則後學尊敬之稱不爲尊所壓可知先生字恐不可不用必以無別爲慮則依南康祭文式書西厓先生柳公鶴峯先生金公尤似停當○問竹溪安文成公影幀年久磨缺欲

改以位版奉安葛庵曰朱子云宣聖不當設像只設主祭可也今藏眞像設位版恐無不可又問今以位版奉安則當先移安影幀何如曰奉位版於主壁下藏影後龕甚合朱子所云二主祠依之文

紙牌行事 先師曰滄洲本是講學之所不爲祀賢而作故落成之初一行舍菜之禮後不復行所以以紙牌行事今爲永久奉享之擧而引而爲證恐未安

祭品 問祭品州府大祭用八籩八豆今用六籩六豆何如寒岡曰二先生程用四籩四豆寒暄先生用五禮儀從祀之式左右各二籩二豆○配享與從祀不同若謂配享則簠簋籩豆之數如顏曾之於大聖別

無加減焉若曰從祀則有不得以同之

祝式 問祝式年月日後學某敢昭告于先師伊川程先生伏以云云以寒暄堂金公配尚饗耶寒岡曰配字不可書當書從祀字○問寒暄位前單獻而無幣無祝耶曰只一獻無祝○答崔監司瓘曰朱子實記中有弘治間欽降婺源祝文而其詞曰知府某欽奉

朝命致祭于宋贈太師云云則是以欽降祝文知府定爲春秋例享之祭也適此新建肇祀之日用彰朝家之美典俾作一院永久之恒式則豈不爲當代右文之一助乎祝文頭詞恐當倣中朝之例而曰恭奉

朝命敢昭告于云云如何○問月川亦有常用祝文

否曰似不當有祝於從祀之位只於先生祝文下書之曰以月川趙公從享尚饗如何○愚伏答盧江士林問目子朱子以兩程配于濂溪廟而不用別文此爲成式但我國 宗廟及文廟從享皆用別文用亦無妨惟在諒處

獻爵拜 先師曰公私祭禮皆獻爵而有拜獨院笏記少此一節前日固疑之未論其他滄洲釋菜儀節當爲據依幸與入齋僉賢商量舉行墜闕之儀如何

移安 寒岡曰移安日就舊廟告辭卽奉移安于新廟訖行移安祭祭物商量減品而單獻○問新舊廟相去不遠移安時位版儒生以手奉行何如曰用手奉

安似未安○先師曰移安告由時以一籩一豆略行奠獻之禮移安日仍行祭告不必留待翌朝若明日爲當享而今日移安則待明行祭固當今只爲移安而祭則待明日而祭恐無意義也

國學追享 問祭物不煩官備則雖不上達而從享無妨否寒岡曰蒙賜額爲國庠則從祀重事不得不經啓稟似不若具由上疏蒙 允回下而後爲之也

追享時正位告由 寒岡曰別無先告之儀只於祝文末端略入從祀之意

位版改題只告當位 密庵曰按家禮有事則告註告追贈則只告所贈之龕以此推之正位不必有告辭

校院服色 朱子曰政和間嘗令天下州學生皆著衣裳如古制○滄洲精舍釋菜儀盛服用襴衣涼衫○問館學及鄉校皆著頭巾案今儒巾而我書院川谷獨以程子冠行禮令依例儒生著頭巾獻官著笠子何如寒岡曰豈有定規乎如其未安而有獨異之嫌則齊會之日共議改之

廟宇遭變節次 禮林士林問火變之後卽設虛位於本院東齋果合於處變之宜耶葛庵曰莫若亟營廟宇從速奉安之尤爲得宜恐未必如此又問新廟成後當造位版而或云當書於新廟或云當書於設位之所曰鑿井求泉隨處卽有新廟題版恐無不可又

問還安之日又兼慰安則祭儀一從享祀耶曰祭文中略述遭變之意祭儀則一獻無幣似宜又問火變之由方伯啓達早晩　宣額仍有慰安之擧而新廟既成不可少緩其還安況彼係廟堂此在士林先盡在我道理以待　朝家處置如何曰甚當

國恤中校院焚香

先師曰　國恤時校院焚香儀註不言不敢妄論然校固所不言院自是我國臣子似未安然焚香與祭禮不同行之無未安否

國恤中校院服色

補編學校白巾殿內黑巾詳國恤篇公服條○明齋曰書院當用白頭巾詳同上

常變通攷卷之二十八

國恤禮

臣民儀

案王朝見行之禮自有五禮儀及喪禮補編有非匹士所敢論述獨其臣庶應行節目與夫處於私家吉凶之變者每有臨事不能博考之失今只取其關於臣民者錄之如左

易服 通典後漢制皇帝初登遐百官皆白單衣白幘不冠哭踊如禮○補編宗親文武百官以淺淡服烏紗帽黑角帶隨到舉哀於闕內罷散官館學生庶民白衣黑笠隨到舉哀於闕外（內喪小喪同內小喪庶民則否）

補編停祭卒哭前停大中小祀內喪同內喪在先及小喪殯下公除後行祭如常○丁丑受教公除一從上服事定式○公除以日易月之制三年二十七月杖朞十五日朞十三日大功九日小功五日緦三日皆自成服日計○私家禫祥國恤卒哭後行之○案內喪在先及小喪則私家練祥恐當準公除後行祭如常之文

嫁娶下見屬擧卒哭後小喪則公除後

喪大記既正尸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註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子疏諸侯以上位尊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遂繼主人之後將大斂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疏堂廉謂堂南畔子位在東序端故羣臣列於東楹之西也東上者子在東尸在阼階故以東爲上也父兄堂下北面疏父兄謂諸父

諸凡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向北以東爲上也若士則亦在堂下外宗房中南面◯

五禮儀是日卒襲後設宗親及文武百官位於外庭文東武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爲首宗親每品班頭別設位大君特設位於正一品之前宗親及文武百官以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補編淺淡服入就位跪俯伏哭盡哀止哭興四拜補編小斂則再拜但朝夕奠及上食無宗親百官後倣此宗親百官移班近東皆跪班首進名奉慰有王妃先慰王妃內喪先慰殿下次慰王世子後倣此成殯成服朔望俗節啓殯祖奠虞卒練祥禫並有進名奉慰訖出自此至成服每朝晡哭臨自初喪至卒哭並除服制式假謝前等雜故卒哭後正至朔望俗節四時及臘練祥禫祭除雜故同◯補編小殮則自此至卒哭宮官每朝晡哭臨小內喪則否◯西厓曰五品以下官既肅拜而未署經不敢供職者謂之謝前 國恤卒哭內凡舉哀及他會皆與平時公務不同故不得不出若卒哭後則否也◯補編罷散官以下哭臨

於闕外

外官聞喪

周禮司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疏大夫士有使役守不可廢事空官故令哭不得去守也○奔喪哭天子九諸侯七註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爲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通典後漢制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五禮儀諸道大小使臣及外官文書到日於正廳設香卓以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補編淺淡服入庭使臣在東外官在西重行北向跪執事者上香使臣及外官俯伏哭盡哀行四拜禮明齋曰 孝宗大王之喪受命爲暗行御史者或有奔歸者云此則不考於五禮儀大小使臣在外成服之禮非禮也

散官士庶人聞君喪

朱子曰君喪士庶亦可聚哭但不可設位某在潭州時亦多有民衆欲入衙來哭某初不知外面被門子止約待兩三日方知遂出牓告示亦有來哭者○退溪曰聞安東不待使關而行哭臨某亦依彼已於今早來書堂行之矣若城主在則當同行於闕牌而城主在外無可行處故不得已行於此未安○西厓曰五禮儀既以文書到日爲言當待公文之至次第舉行無可疑者但今則聞方伯遠在海邊文書之至未知何日而聞訃之後凡百禮節不容晏然如舊而哀情在中久抑不行亦似未安如鄙生者以罪廢之臣不敢與於公庭成服之列則於

事本無所拘而又不必等待他人故初四日得府吏之傳卽出江舍西望號哭其後第六日又出江舍變服而已○南溪曰方上章辭命雖曰近畿稱號居住自係外臣非如常仕之人可以入臨而無妨方赴維楊府成服○不得入官府者只可望闕哭而已成服亦然至於晨暮望哭之節恐不敢私行○問庶民於葬前朔望會哭否曰國恤非私喪之比惟行其禮令所存及士夫所通行者而已何可率爾獨行之乎禮令所存如服制白笠衣帶終三年之類士夫通行如發引時在畿內者赴哭之類

散官奔君喪否

退溪曰如或人非致仕帶職銜之

比是當以庶人之義處之至成服於闕下則恐非禮之禮也○西厓曰朝廷之禮極嚴非人之所可徑情冒昧之地情雖無窮禮有分制在朝者哭於朝在野者哭於野其在溪山窮谷者悲號於溪山窮谷亦是常分何得紊之耶○近日始有城門外闕門臨哭之例未知此果合於禮耶數十年前無此規而近日始聞之未知作俑者爲誰凡喪事之過其當分而犯其所不得爲者古人謂之佞哀○南溪曰伊川以草野微末之官亦赴宣仁山陵而退溪於　文定王后之喪身在宰列不赴臨以此西厓當　懿仁喪初以不赴爲是因時議譁然終赴葬班云如此處所當明察

不宜放過者也○明齋曰君喪在外方者無奔哭之禮非但退溪之書如此牛溪於　仁順仁聖二王后之喪皆不赴朱子於高宗之喪方有名命而不赴其義可見也閒　仁祖大王之喪梁修撰曼容以不奔被駁而後奔哭遂成規例云

出使外國聞君喪

聘禮聘君薨入境則遂註旣接於主國君也疏聘者遭已君之喪行非常之禮接於主國者謂閽閽人閽人告君君使士請事是接於主國矣旣入境則遂也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註哭于巷門未可爲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聘享之事自若也受禮註受饔餼也不受饗食註不受加赴者至則衰而出註於是可以凶服將事疏凶服將事者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矣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故惟稍受之註稍廩食也○奔喪

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註謂大夫士使於列國下敢拜賓避爲主○漢書李陵至北海上語蘇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通典銜命出使而君薨在道則反入境則遂其事

聘臣聞君薨

聘禮聘君薨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註亦亡同子卽位不哭註將有告請之事宜清淨也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諸臣待之亦如朝夕哭位辯復命如聘疏君存時使者復命自陳公幣已下至賜告之等今復命於殯亦盡陳之故言辯子臣皆哭註既復命子與羣臣皆哭與介入北向哭註新至別於朝夕疏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出袒括髮註悲哀變於外臣也疏齊衰括髮袒於殯東是於內者子故也此使者出門變者臣故也入門右卽位踊註從臣位

白哭至踊如奔喪禮○漢書昭帝即位蘇武以始元六年春至
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通典魏禮官議
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哭於墓者皆聽哭於陵

出使遭主國喪

聘禮聘遭喪入境則遂也註遭主國君薨
也入境則遂國君以國爲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不郊勞註子未君也不
筵几註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疏就尸柩於殯宮者聘爲兩君相將今君薨當就尸
柩故不就祖廟也不神之者若死不忍異於生不神之故於殯停無几筵也不禮賓疏既行聘
享記不以醴酒禮賓也主人畢歸禮註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饔食賓惟
饔餼之受註受正不受加也不賄不禮玉不贈註喪殺禮爲之不備疏不
賄者不以束紡不禮玉者不以束帛乘皮以報享不贈者賓出至郊不以物贈之○遭夫人
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註君

爲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註此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

成服

檀弓天子崩三日祝先服疏祝大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疏官長大夫士也亦服杖也病在祝後故五日也七日國中男女服疏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疏謂諸矦之大夫爲王繐衰也近者亦不待三月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或杖或衰按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惟服而已無杖○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註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疏公者五等諸矦也達官謂卿大夫士被君命者備服衰杖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賤不被命不服斬衰但齊衰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庶人爲國君卽是不達者也若其近臣閽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

也○五禮儀成服第六日○補編小喪則第四日宗親文武百官皆服衰服補編受杖者杖小內喪則淺淡服仍前一刻入就位補編殯殿中門內去杖跪俯伏哭止哭興四拜跪旣上香奠酒又俯伏哭盡哀止哭興四拜進名奉慰訖出○諸道大小使臣及外官聞訃第六日成服其日早晨設香卓於正廳去素服補編去淺淡服着斬衰內喪齊衰○補編小喪齊衰小內喪則淺淡服仍入庭跪執事者上香使臣及外官俯伏哭盡哀行四拜禮觀察使節度使牧使以上遣人進箋陳慰二品以上外官雖非牧使亦進箋沿邊官不用擧哀○補編罷散官館學生各服其服哭臨於闕外○先師曰山野望哭與官府設位有異拜之無所伏哭行之似穩但世多有行拜者又未知

如何也

服制 一 喪服斬衰諸侯爲天子傳天子至尊也君○傳君至尊也○服問大夫之適子爲君如士服註士爲國君服斬疏大夫適子無繼世之道無嫌得爲君如士服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遠嫌不爲天子服也○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註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疏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雜記外宗爲君猶內宗也註皆謂嫁於國中者爲君服斬疏外宗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註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詳五服外服制章

疏衰不杖爲夫之君傳從服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註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廢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疏若君受國於祖薨則羣臣爲之斬何得從服朞故鄭以新君受國於曾祖若然則曾祖爲君薨羣臣自

當服斬若君之祖薨君爲之服斬則臣從服朞也○
周禮司服爲王后齊衰○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
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疏君
母非夫人則君服緦故羣臣無服近臣閽寺之屬僕
御車者驂乘車右也唯君所服服者君緦則此等人
亦緦也○大夫之適子爲夫人太子如士服○小記
近臣君服斯服陳氏曰近臣卑賤之臣也此言從君
往他國逺而君之親喪已過君稅之臣亦從君而服
卿大夫君服限未滿從而服在限外不從而稅也

齊衰三月爲舊君君之母妻傳仕焉而已者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註仕焉而已者謂致仕者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庶人爲國君註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亦如之疏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已下其民皆服君三月則畿內千里專屬天子亦如諸侯之境內也○天子七月葬諸侯五月葬爲之齊衰者皆三月藏其服至葬更服之葬後乃除之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疏大夫已去他國不反服其妻長子爲舊國君舊君傳以道去君猶未絕也○雜記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喪服疏以緦其君尊卑不敵不反服若所仕敵乃反服舊君

衰既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註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
半細其縷者以恩輕升數少者以服至尊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疏大夫
中乘孤卿○補編大喪宗親文武百官各道大小使臣外官及前銜官同

斬衰三年衣裳極麤生布不緝邊練改制用略麤生布猶不緝邊去負版辟領衰祥澇染
灰色圓領衣禫黑圓領衣禫後吉服中衣承衰服者略麤生布緝邊練略麤練布冠略麤生布
以麻繩爲武及纓練略麤練布以練布爲武及纓祥烏紗帽笠亦黑○案斬衰冠繩纓通三年無變繩用
布之文此云以練布爲武及纓未詳巾承喪冠者略麤生布網巾白緣去金玉圈子練略麤練布首
經生麻麻繩爲纓練去腰經生麻麻繩爲繫練治葛練布爲繫祥黑角帶○案此練布爲繫亦未
詳絞帶生麻練略麤練布竹杖練仍○宗親從二品及正三品都正以上文武蔭從二品
會經同敦寧副總管以上堂上會經判決事堂下參下會經侍從以上外官會經寸使以上皆有杖各品
會經視內職○案檀弓疏卿大夫士被君命者備服衰杖不達於君府史之屬不服斬據此則凡仕於君

而受斬衰者無不杖蓋未有斬而不杖者也補編百官皆斬而杖則斷自三品以上未詳菅屨練麻

鞋祥皮靴白宗親文武百官妻齊衰朞年大袖長裙大袖本國

長衫長裙即裳稍麤生布○練後吉服蓋頭頭繻蓋頭代以本國文笠帽頭繻代以本國首

帊略細生布竹釵箭笄布帶稍麤生布○裳婦人亦當有首經腰經而無文未詳下麻帶同

布屨造以緜布白同姓異姓緦麻以上親無職人與百官

服同同姓異姓緦麻以上女斬衰三年大袖長裙極麤

生布練改制略麤生布祥滚染玉色禫黑色蓋頭頭繻略麤生布練略麤練布祥黑竹

釵麻帶代用極麤生布練略麤練布祥黑帶布屨練祥禫白皮靴生員進士生

徒布衣布笠布帶白皮靴鞋練白衣白笠白帶祥而除不受衰者

妻白衣朞而除甲士正兵白衣白笠生布帶白皮靴練白

布帶祥而除庶人及僧徒白衣白笠白帶祥而除庶人女白

衣朞而除○內喪王大妃喪○內喪在先及小喪同宗親文武百官使臣

外官前銜官同齊衰朞年小內喪初終及成服時淺淡服宮官素服三十日衣裳稍麤

生布緝邊中衣略細生布冠略細生布以布爲武及纓巾略細生布網巾白緣勿去金玉圈子

首絰生麻布纓腰絰生麻布繫絞帶稍麤生布不杖麻鞋宗親文武百

官妻白布大袖長裙蓋頭頭須布及帶白皮靴卒哭而除緦

麻以上無職人與百官服同緦麻以上女大袖長裙

稍麤生布蓋頭頭須布略細生布竹釵布帶稍麤布履朞而除生員以

下冠服並同大喪朞而除小內喪生員進士生徒初終及成服時白衣會哭於

外班不受衰者妻及庶人女卒哭而除世孫喪受教羣臣無服虞卒

哭以淺淡服陪祭宮僚齊衰三月既葬而除

【公服】補編百官大喪布圓領衣布裏帽布裏角帶

牌白布

白皮靴凡干喪事服衰服內喪同但祥而除內喪在先亦同卒哭後白布衣烏紗帽黑角帶小祥同○祥禫宗廟諸陵諸殿官人直所則黑團領衣去胸背烏紗帽黑角帶黑皮靴常服本陵及以下陵寢官同否○生員進士生徒入學校白巾致內黑巾○明倫曰學校黑巾以尊狂先聖先賢院亦禮服學校異常四用白頭巾○燕居服布衣布笠布帶縗白衣帶○內喪內喪在先小喜金同但恭而除○進見服內喪縗從前淺淡服○小喪同○內喪在先祥後禫前淺淡服宮官卒哭後禫前東宮進見時白布團領衣白布裹紗帽白布裹角帶祥後禫前淺淡服○小內喪宮官卒哭前入直時及祥年內陪祭時淺淡服

服制通論

通典鄭云為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

朱子君臣服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夫古之所謂方喪者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也師死而心喪

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也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疎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飮水食粥泣血三年眞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欲以白紙爲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答余正甫書君臣同服而略爲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襴幞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燕居許服白絹巾白凉衫白帶選人小使臣旣祔除衰而皂巾白凉衫青帶以終喪庶

人吏卒喪服紅紫三年如此緜絕似亦允當初衰役當製古喪服以臨別觀布幘頭市衣服布草帶以句乃衣合禮○語類孝宗居高宗喪常朝時衰白布頭着衣袍臣下初依舊着紫衫用皁道袍着涼衫王孝海下背止於資衫上蒙皂帶今上登基常時着白紗背子臣下初着宗衫所不失禮而君之服遂失其舊○本朝 中廟喪徐敬德上疏曰君父之喪天之經地之義亘萬古而不易者聖人制上下衣裳之度衰適負衽之數寫哀摧斬絕之容皆有深意今皆掃之只用長布有同庶人喪服之規其不同者團圓其領布裹其帽而已既卒哭殿下玄冕烏帶群臣烏帽烏帶君臣皆玄冠視事是不以喪禮自處也生員進士白笠三年之制失輕重之倫非聖人之制也聖人制服自士以上服斬衰三年士

以下及庶人在官者服齊衰三月而除禮爲舊君猶只服三月之喪豈其情乎○

仁廟之喪金集喪禮異同議臣按五禮儀服制殊無倫緒蓋君父一體豈有於父則純用喪服於君則參用朝服之制乎且前銜雖卽今無官旣已名在仕籍實與在官者無異乃與士人同爲白衣之制尤極未安臣願一從朱子損益之制遂行指揮令百官豫備衰服於發引時服以入臨以今所服團領縞其表而布帽布裹角帶白靴爲視事服亦令前銜及是覓爲成服似合事宜

王世子山陵

左傳七月而葬同軌畢至○通典晉

惠帝崩司徒左長史江統奔赴山陵議往者湯陰之役羣寮奔散主上晏駕山陵卽安而猶不到自臺郎御史以上應受義責加貶絶今擬七月之典達官名問特通者過期不到宜注列黃紙三年乃得敘用至於先有他故去職或以喪疾免散仍遇兵隱遁山澤者宜與上牒異制○成帝咸康中恭皇后山陵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觀時損益今服敎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黃紙有爵土者削降○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王濛以周年爲限夫名敎興於義厚忠孝

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究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惟湯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爲其制以篤一時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聞凶行塟而已

宗親奔赴山陵

通典唐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奏曰禮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親之義也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赴山陵

散官士庶人山陵哭送

五禮儀 靈駕出城門外至路祭所前銜宰樞及耆老學生僧徒序立道傍 大轝將至皆俯伏哭四拜又哭盡哀四拜奉辭○言行

錄禹景善問城中士子莫非王臣皆可出郊哭送君喪諸生亦可於路左散處哭送之不須成班列如在館時而後爲之也時太學生以論啓而不得請空館先生曰不可若無班列不可往哭此非無情分不敢也○靜存事恐不當爲之況遠鄉草莽之臣耶靜存時在散地遭文定王后喪其意以爲當事之以小君發引之日雖無班列只得俯伏於門外路下哭送似合情禮稟于先生性傳仍問在外小民亦如何而可先生所答如此○西厓曰退溪先生於乙巳亦在削職之中而 仁廟發引之日不得入班次獨出郊望哭行禮蓋其臣子之情不能自已故雖無國命而可以義起也昨日未免依此出江舍哭臨四拜而罷未知於禮無大謬否○尤庵曰下玄宮時無望哭禮

至 孝考時始行之甚得禮意士庶人從而行之恐亦不害於從厚之義也至於朔望及虞則恐涉拖長矣○南溪曰城外散班無論遠外之臣罪黜之蹤一皆聚哭其來已久恐不當直造陵下也至於下玄宮時有難闕外行禮如在京士民例則雖來待陵下行禮後卽歸鄉居亦可矣

國恤中居處飮食

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達禮也○喪大記君之喪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飮食之無算疏財謂所食之米一日中或粥或飯雖作之無時不過朝夕二溢之米當須豫納其米故

云納財無算者居喪因病不能頓食隨須即食故云無算○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註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惟大夫三年無歸大夫居廬謂未練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案此註說與周禮士之有守者令無去守不同未詳○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飮食也疏視比也謂君之母與君之妻比於己之兄弟若其酒食不發見於顏色則得飮食之若發見於顏色者亦不得飮食也○家語子夏問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飮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問國喪非朝士而行素當如何以成服爲節則太早以卒哭爲節則太遠宋翼弼曰行素一節非有官者當以情義氣力爲視自卜遲速必欲卒哭後

則過君喪三月之服宜於成服日後自酌其宜而止耳○明齋曰按朱子已有參度人情以爲居處飲食之節之言而昏姻一事之外未有定論今恐當倣而差之六卿以上食素居外寢終三年從二品及堂上正三品以朞年爲限堂下三品至六品以卒哭爲限參下以三月爲限生進儒生以一月爲限軍民以成服爲限如此則庶可以通行矣

國恤中書疏

朱子曰後山談叢記蘇端明當國恤時與人書疏疑於當慰與否今觀正獻公帖乃知當時此禮固已通行亦臣子之心不能已者不審蘇公何所疑也○明齋曰國恤中遭私服答慰狀外不稱服

人常時簡面稱狀上

外官除喪服 退溪曰當初成服旣於殿牌行之今之除服亦於初行處行之爲當若然則早朝著衰服入庭跪執事上香俯伏哭不拜出就次改服入庭四拜而出如此似爲合禮然若就府內則只依上官所爲可也

國恤中遭私喪 曾子問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註其東雍主於君疏歸殯父母訖反于君所以殯君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盧氏云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之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疏以大夫士有

殷事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有闕若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亦闕奠不可廢大夫
尊家老攝行士卑子孫攝行○案上朝夕之奠恐當作朔月之奠○君薨既殯而臣
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
之君所朝夕否疏君殯既訖君所無事故歸於家以治父母之喪君喪有朔月月半薦新
大事則適君所以哭君朝夕則不往雖在家為父母治喪○大夫內子有殷事亦
之君所朝夕否疏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于家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同其夫
也○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
哭而反送君註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疏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既葬畢還來歸家
而治父母之喪不待君之虞祭君喪祔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君既引聞父母
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註遂送君也封當為
窆子嗣君也

私喪中遭國恤

曾子問父母之喪旣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旣封改服而往註封亦當爲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疏父母之喪旣殯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

國恤中私喪服

曾子問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詳下私喪練祥條 ○補編 傳曰三年禁方笠過矣此後勿禁

○尤庵曰國恤時不禁私喪成服此與古者有官者朝夕君所者有間矣○問私喪未成服前遭國恤則先行成服禮無未安之嫌耶明齋曰公私有異先成私服恐無所嫌曾子問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歸殯反于君所以此觀之不待君之殯而歸殯則其

不待國之成服可知也○龍岡曰誠能服君之服一遵古禮則君重親輕聖訓昭然釋私服君更有何議我國之制則不然君喪成服之日雖成衰服居常所服白笠麻帶而已以此服色易已之喪服於理順乎身有爲君之喪服則君服重此古之所以不敢私服也身無爲君之喪服則親服反重此今之所宜得伸私服也昔退溪寒岡不許朞功持服於國喪之時而不及三年者或以是歟鄙意則以爲居常持私服當國有大節次則暫釋私服服君服西望伸痛似合宜知何

國恤中朞功服

寒岡曰逑昔詣先生門下適值國喪

之時有門喪先生不許朞功成服問有君喪則雖士人亦不敢服朞功之服乎答曰頭戴君喪白笠腰著私喪布帶一身而兼公私之服可乎自是始知有國喪則不敢服朞功之私服也○旅軒曰白笠白帶乃卽今國喪之服也出入時只當服國喪之服不可以私喪之服易之○問有朞功之服者國喪成服後因著白帶耶抑著私帶耶南溪曰雖儒士旣爲國家白衣冠之制則不可著私服矣○問士夫家返魂時服人不得服其服而從之耶曰國服白衣冠固是無於古之禮旣已定制通行則愚恐反哭在路時朞功之人不宜服本服以從蓋君臣禮嚴與在家行禮不同

故也○明齋曰喪中遭國恤者常著私喪之服以此
推之則如朞功重服在家似當著私服出外則恐不
可著私服○龍岡曰曾子問註曰若庶子居官而行
君服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以此觀之則孔
子所謂有君喪不敢私服者專主居官者言彼未仕
之士人雖朞功安有不服之理乎若以一身而兼服
公私服爲不可則間傳曰輕者包重者特雖非直指
公私之服而亦足爲一身兼兩服之證兼服有何大
害於義愚意士人國恤時遭私喪者五服皆依禮行
之○寒岡答人曰賤子之遭妻喪也時有君服不敢
私服不惟無杖亦不得衰絰云云壽一竊意先生有

官識者若依古禮則似不得不如是行之而反復思之有可疑者使是時遭父母之喪則亦可以據古之禮不爲之成服乎古人居君之喪衰麻絰帶不釋於身居處飮食與平日絶異故雖不行私親之喪情或可安今人卒哭之後卽白其冠素其服出入居處言語飮食與士庶無異而獨於私親之喪讀以身有君服白衣冠以處則豈不駭觀旣不敢於父母之喪則何獨朞功以下之服必欲從古之禮乎禮曰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服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今亦依此說以行之旣不失於禮意亦得允合於人情

私喪中國恤成服

眉叟曰李龜巖居母夫人憂而有明宗之喪既居哀哭踊爲次服斬衰以齊衰卽私喪南海上人始知居哀服君喪之節○問大夫士私喪三年內遭君喪則似當入於公府成服而凡民在喪者亦當成服於公府歟抑與鄉隣相會而成服歟同春曰似皆不妨然以朱子說觀之庶民皆入公府爲宜耳○重喪中遭輕喪者亦必制其服而哭之況方喪重制是何等大節目而誒以私服在身古今異宜遂廢不服耶○尤庵曰古禮以君服爲重故有君服在身不敢私服之文然古今異宜只當於成服時暫著君服而還持私服此則京中士夫之通禮也

國恤中私喪饋奠

曾子問大夫室老行事士子孫行事[詳上通私喪條]○旅軒曰國恤卒哭之前喪家之奠雖不可廢亦當素奠爲宜耶○問朝夕上食限國恤成服前姑罷而只行靈牀卷設之儀如何南溪曰成服前罷上食似太過蓋非同室父母兄弟之喪則難乎行此也○問朝夕上食用素饌如何以生人言之國恤行素者固鮮矣然以喪中死者葬前用素之義推之私喪未葬之前用素似可如何曰與喪中死者事[體]不同不敢質言○問國恤成服前私喪葬前朝夕饋奠似當用素士人則限成服官高者限卒哭官卑者限公除恐或合宜否明齋曰有官者無論高下限以

公除似宜

國恤中私喪葬禮　補編　傳曰邦禮無禁葬之例其在道理亦不可踰月勿論公除前後葬事則許行○領議政崔錫鼎啓曰國恤時元無禁葬之令而每當山陵未定士夫家不行葬禮因以成俗禮曰葬先輕而後重蓋君重而親輕士夫之先葬其親於禮不違且大夫士庶人之葬各有月數若踰月則便成僭禮今亦宜使營葬僉從之○問國恤時大夫引葬用彩轝未安尤庵曰素轝與否未見明文然以親喪中死者葬禮準之則此有可據者大槩自襲斂衣衾以至旌翣皆當以素然後轝亦可用素不然則爲斑駁之

歸矣○問國家聽其私葬則行事之際當持何服南溪曰後世既難用不敢私服之義則行葬服色非可濺泥也○曾子問既封改服而往該指大夫士而言況爲庶民者乎惟未及引者未有明文然愚意亦可以先輕後重之義依禮而謹行之○葛庵曰宋寧宗以庚申八月昇遐至十二月始因山而朱子卒於是年三月葬禮行於十一月雖曰人之葬聖人也是時黃蔡二公實主葬禮而四方名士會葬者幾千人夫豈非禮而諸公行之又按神宗以元豐八年三月崩以是年十一月葬裕陵而明道程先生卒於是年六月葬禮行於十月伊川先生實主喪行禮國葬前私

喪襄實益無所疑也○明齋曰曾子問云云見上私喪中遭國恤條按此則國葬之前私喪葬禮之不廢可知矣

國恤中私喪用挽詞 尤庵曰挽詞是哀死之語與尋常歌詞不同用之恐無妨○南溪曰退溪於國恤初喪絶不作詩栗谷語錄先生當恭懿殿喪不挽親舊正當可法○密庵曰朱子之葬在寧宗葬前有挽詞見濂洛風雅古人蓋亦爲之矣

國恤中私喪祠后土服色 問國恤中祠后土當以國喪服白衣冠行之耶尤庵曰來示似得○南溪曰土神祭雖曰外神恐無當國恤而著黑笠之理

國恤中私喪虞卒哭祔 補編 傳曰雖國恤因山前

卿大夫士庶虞祭依葬例亦爲許行○旅軒曰虞卒哭祭雖難廢恐不可廢奠也○明齋曰虞祔是喪祭也不言其廢祭則行之可知矣若以全然無變於平常爲未安則或殺其豈以一獻行之或依報葬虞三月卒哭之例只行三虞而退卒祔於葬後爲可耶○先師曰虞祭朝家既許行則三獻恐無所妨饌亦用素然前輩言所謂素饌非全不用肉之謂也但略設耳

國恤中私喪練祥禫

曾子問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註重愈輕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疏

若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也又何除焉者謂成服爲重始除服爲輕末重始尚不獲伸況輕末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不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註謂主人也支子則否疏殷祭謂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殷也初爲君服不敢私除君服除後乃爲親行二祥以伸孝心也庾蔚之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小祥又明月大祥若久不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但大祥可也適子仕官者除君服而後行若支子仕官雖不得除私服而適子已行祥祭庶子無復追祭也○陳氏曰此皆謂適子主祭居喪者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他日庶子雖除君服無追祭矣○龍岡曰所謂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云者只謂君重親輕不可捨君之服而行親之喪身旣有爲君之服則不敢復服私親之服旣無服私服之事則又何有除私服之事乎於是乎私親之服雖過可除之時而不除待君喪畢後殷祭而除禮也云爾初非有不敢爲親制服之意而釋之者乃曰若君服在身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初死尚不得成服終可行除服之禮乎云云疏家之意實未可知也曾子之問旣曰有私喪可以除之矣則其私親之服

已成可知矣夫子之答既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則其不但有君之喪服亦有私親之喪服可見矣設令君喪中遭私喪亦當依重喪未除遭輕喪之禮制其服而哭之他日君服除後始服私親之服以終其餘月安有不制服之理乎若不成服則君喪畢後復用何服而處私喪乎 曾子曰父母之喪不除可乎 疏曾子又疑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是父母之服一生不除此於禮可乎 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不舉禮也非不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疏不追除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為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聖人之制也又引君子過時不祭之事以證之 ○國朝寶鑑

肅廟二十五年己卯領議政崔錫鼎啓曰當此國恤士大夫大小祥儀節宜有定式五禮儀有卒哭前大中小祀停廢之文故遂以為例近世士夫多行祭於卒哭後而所謂大中小祀乃國家祀典非指士夫

家祭祀也以義理言之國恤中士夫家時祀可廢而忌墓祭猶可略行練祥虞卒哭是喪中之祭本無吉凶相襲之嫌且士大夫之在喪者國恤成服後居家無服君喪之事而仍服過限之私喪不合於禮宜自

朝家定制使之行祭而除服也○補編啓曰國恤時私家練祥之不得行自曾子問已有明白定論先正

獻議 肅廟定式卒哭前練祥之不得行恐不可更議今私家練祥忌祭多有備禮行之者極涉未安私家練祥待國恤卒哭後行之之意定式以錄何如

上曰依所達載錄可也丁丑受敎○問解續問曾子問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行親喪之禮從古

禮則無官者可以行祭而國制卒哭後始許行之若
此之類當何從答當從時王之制○尤庵曰國恤未
葬前私家祭祀自有先賢定論而今以內喪之故論
議多岐然鄙意則　梓宮在殯朞制在身初朞再朞
之日略設席盖以伸情禮國葬後擇日行二祥用意
宛轉公私無憾何必於疑文難斷之中自處其薄乎
○南溪曰國恤中練祥之禮尤文以爲國制自公卿
至士庶旣以白衣冠終喪則卒哭前皆當廢祭愚以
爲國制之白衣冠雖不可不遵至於葬祭必依註說
自依行親喪之義及考退溪栗谷有官無官之論
使有官者練祥卒哭前當廢無官者雖卒哭前當行

蓋所謂有官者指百官及前銜堂上官服衰服者言

指曾沾一命之類也先師曰官資崇卑恐此禮有古今之不同蓋周時仕於朝者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亦不敢私祭而我朝士大夫有私喪則便同士庶不以君服廢私服而徒欲廢其私祭可乎以此恐我朝無論有官無官皆當以古者士庶之禮處之但沙溪之喪慎齋以前持平不行練祭尤丈以慎齋爲明證頃年以子大祥在仁敬王后卒哭內鄙以禮經退栗之論爭之尤丈乃謂是欲薄於君親其言極不安遂退行矣大抵此事鄙意斷欲行之而亦不敢直行然禮經之義終必不可廢矣○若不行祥則再朞之日當行單酌之奠又當告以國恤不敢行之意主婦則當與主人同時除服朞服則恐無不除之理先師曰禮久而不葬者唯

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不待主喪者之除而先除之固無害於禮也○明齋曰今者無論有官無官皆不敢除喪恐失禮意古則以君喪服於身故不敢祭而今則以不敢祭之故反不除私服私服當除而不除君服當服而不服有官者則失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之義無官者則失適子在家自行親喪之禮進退無所據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無論有官無官皆當於再朞除喪而有官者則用退行殷祭之禮於國葬後更設祥祭無官者則用自行親喪之禮仍行祥祭而若以全然無變於平常爲未安則或殺其禮以一獻行之無妨矣如此然後適於古今適於情禮而君臣父子貴賤隆殺之節可

以無所妨奪矣曰禮曰三年之喪旣顈其練祥皆行
君喪乃三年之喪也何可以無官而行練祥於葬前
耶曰不然古禮無官者服君之喪齊衰三月今禮雖
以白笠終三年而至許昏娶於葬後則所謂義之至
而情或有不至者也惡可一以三年之喪例之耶明谷
曰有官者於祥日設奠脫衰而復於國恤卒哭後設祥祭云者恐乖於過時不擧之聖訓○先師曰祭雖不擧而喪則可除固出於祭不爲除喪之義然並是兩項而一時並擧自周以來未之或改也今欲自訖於此禮未知如何也○密菴曰過時不禫禮有明文若於卒哭
後卜日行祥則亦當無禫○先師曰練祥之祭據禮
無官者自依時行禮而今朝家行會旣不許行只得
遵時王之制其間忌日以素饌殺禮行一獻之禮則

似無礙於朝令以待因山後卜日行祥祭脫衰而無禫未祥之前朝夕上食自當依舊

國恤中私喪祥後服色 退溪曰國恤內免喪者服色之宜人多疑之然君服在身則雖親喪不得服者以君服爲重不得以私喪之服加於其上故也今此禮雖難舉行然舉國皆縞素已獨爲親喪黑笠黲服豈可爲乎故愚意直以白笠白衣行之可也○問解續問禫服笠則白而網巾用騣乃時俗之通例也而方當國喪白笠騣巾與凡人之服色無別似乎不安網巾以白布爲之如何答以白布代騣網巾似當

國恤中私喪禫除服色 明齋曰國服中行禫事者除

禫服後便當服國服之白笠無服吉黑笠之義

國恤中私喪心喪服色 退溪曰君服在身不敢私服今雖難行旣當改私服而値國恤服白之時用白志不至異常

國恤中私喪吉祭 尤庵曰國恤卒哭後太廟以下大祭祀皆行之私家吉祭似無不可行之理

國恤中私家改葬服緦行虞 尤庵曰古禮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然古今異宜不可不暫著私服以臨之○葬後例有殷祭正當宗廟停享之時臣子之心有所難安雖行虞祭而降殺行之似或無妨

大夫士祭用虞 曾子問大夫之祭鼎俎旣陳籩豆

旣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詳時祭章將祭遇喪條）○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註曰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

國恤中私家時祭

退溪曰國恤卒哭前士大夫於其私家時祭不可行○時祭則不可以素饌行之卒哭前權宜停廢似當○旅軒曰時享乃人家盛祭也國有大喪則私廟行盛祭似甚未安且不可以素服行盛祭國恤內權停時享當其祭月略設饌品薦以單酌如節薦之儀如何○明齋曰國葬後時祀雖設行而受胙之禮不當行

國恤中私家忌墓祭

補編　傳曰卿大夫士庶忌墓

祭依練祥例施行○退溪曰墓祭忌祭雖似未安似不可廢不上塚只於齋舍行之似無妨○栗谷答成浩原曰卒哭前墓祭忌祭雖無分別但忌祭則一年一度其日恝然無事是所不可忍也墓祭則卒哭後亦有節日故不必行也如珥則卒哭前忌墓兩祭俱廢矣如兄則無衰服略設一奠不備殷禮無妨也明齋曰此是乙亥仁順王后喪栗谷以副學在朝時也牛溪則以前持平在坡州前銜服與生進同故謂之無衰○西厓曰先人忌日略設素饌而哭之墓祭似難廢蓋墟墓之間拜掃之祭不與吉祭同況國家已開行祭之路自無所嫌也○尤庵曰國葬前私家忌祭不用祝是先賢定論也只減饌品一獻以示變於常

○葛庵曰忌日在國恤成服前決不可行

國恤中私家朔參俗節 栗谷曰卒哭前朔望參則非祭禮也依常例行之何妨○旅軒曰雖在國葬之前正朝素膳從簡略行無乃常情所不能已乎○問卒哭前家廟朔望參禮行之未安同春曰似然

國恤中私家祭禮違論 成浩原問國喪卒哭前六小祀並停故陵寢香火亦廢然則人民在畿甸之內者如正朝寒食可以祭其先墓乎時祭吉祭也雖非朝官服衰者固不敢行也至如朔望忌祭亦略設墓祭亦可做此而陵寢廢祭臣民獨舉爲未安禮記服君喪者不敢行練祥無官者不在此類朝官與士民固

異然畿甸之士又與居遠方者不同墓祭亦有未安乎宋翼弼曰國喪卒哭前大小祀並停云者五禮儀本意則是國家之大小祀也於士庶無行廢之定草野士庶當以古禮爲準禮國君齊衰三月君妻君母無服禮於所祭有服則不祭所祭之祖考若有官則祭似難行惟朔望參朱子身有重衰者亦欲使輕服行之則祭之無疑矣忌祭今欲薄設只行奠禮墓祭亦欲如忌祭之儀魚肉不可用也禮有等殺父或有廢子或行之君或有止臣或爲之何可以陵寢之廢爲難行哉○南溪曰國恤卒哭前祭祀參以諸先生所論退溪栗谷以有官無官爲節此最可據而行也

有官者朔望參當行俗節及時忌墓祭殆廢無官者朔望參俗節當行忌墓祭當用一獻禮但時祭不可行蓋五禮儀大中小祀雖皆指國家而言然有官者身服衰麻無官者目見陵寢廢祭終有所不能自同於平時故耳○明齋曰按先儒之論國葬前時祭則可廢朔望節祀則可行忌墓祭則有官者可廢而無官者可行矣然以栗谷一年一度不忍恝然之說觀之忌祭雖有官者恐不可全廢以牛溪陵寢廢祭臣民獨擧未安之說觀之墓祭雖無官者恐不可獨行墓祭上墓又與忌祭之只於家中行事者微有不同又按退溪所謂國之內喪與國君喪有間者誠是以古禮言之則小君之喪乃

從服也然則內喪朞年冠昏喪祭恐當一以朞服之禮臨斷成服之後虞祔練祥皆當以三獻行之惟忌墓祭依擊蒙要訣以一獻行之矣

國恤中祭先之服 退溪曰古禮國之內喪與國君喪有間故今玆服內倣家禮墨衰行奠之例暫借白衣冠躬自行之才訖反初服○宋翼弼曰國衰則不可用行家祭白服行祭國有定規似不可改○尤庵曰國恤中祭祀無服色借吉之制聞鄉校則借吉書院則白衣白巾云據此則私家祭祀亦可知矣

國恤中私家冠禮 南溪曰將冠而遭國恤者當因成服而冠矣不然當待卒哭之後只冠者借吉而行之

○明齋曰按五禮儀卒哭後許嫁娶借吉三日冠昏宜無異同則卒哭後借吉而冠冠畢著白笠亦無不可

國恤中私家昏禮 朱子君臣服議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問有官人嫁娶在祔廟後曰只不可帶花用樂小示其變○五禮儀卒哭後許嫁娶借吉三日○補編士吏軍民許卒哭後實職三品

以下許小祥後並借吉三日堂上受杖以上及實職二品以上許禫後內喪小喪則三品以下許卒哭後借吉三日堂上曾經侍從以上小祥後許吉禮小內喪則並許公除後○問婿至門主人出迎亦不可暫時借吉耶南溪曰昏禮雖借吉恐只爲婿婦而言○問五禮儀卒哭後許昏太無分別今當依朱子說爲節目士吏以今之校生庶族當之選人以今之生進學生當之承議郞以今之通德郞以下當之中大夫以今之通訓以下當之太中大夫以上以今之通政以上當之如此則庶乎適厚薄隆殺之宜而可行矣曰朱子所論臣民嫁娶之說豈不正正堂堂而若非

朝家頒行亦難自下創制愚意只當依五禮儀處之惟其識禮者視其職秩必使通合於朱子說然後行之則公私兩無所礙此以禮撰典之大體也○明齋曰按五禮儀無論貴賤悉於卒哭後許昏恐太無分別而往在 仁祖大王之昇遐也禮曹啓辭無論爵秩高下皆令禫後許昏則又矯枉過正矣今當略依朱子說爲之節目

常變通攷 吉